

今年春节，新婚不久的小贾过得很是纠结。起因是父母年迈多病，她想跟丈夫一起陪两位老人过一个欢乐的春节，却遭到没多少文化的哥哥的坚决反对。他说，按照“老规矩”，出嫁的女人不能回娘家过年，否则会使娘家变穷。为此，兄妹俩在电话上大吵了一通，年没过好不说，两位老人因此旧病添新病，双双住进医院……

小贾的哥哥所说的“老规矩”，是在许多地方流传的一种旧习俗。由于它限制了出嫁妇女的人身自由，因而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，使不少亲属因此产生矛盾，也让许多家庭因矛盾而失和。岂不知，这一风俗的本意并非如此，它实际上是一被误传的陋俗，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封建色彩。

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，出嫁的妇女不能回娘家过年，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。在中国的亲属关系结构中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沿用着以父系亲属为主、母系亲属为辅的模式。而在男女平等、社会文明的今天，出嫁的妇女已不再是婆家的“私有财产”，完全有自我选择的权利。在谁家过年，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夫妻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，焉能用误传的陋俗来约束其行动自由？

另一跟春节有关的习俗，即燃放爆竹。这一习俗不但历史悠久，而且流传更为广泛，社会影响更大。然而，由于燃放爆竹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，酿成火灾，甚至炸伤人，带来严重公害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禁放或限放；一些地方政府也顺应民意，出台了相应的限制措施。

鸡年春节，朋友老罗回了一趟他的川西老家。老罗在衰败的村子里转悠，拍摄了村子里一些破落的老宅。断垣残壁中的老宅，在杂草疯长中露出沧桑之相，有一种凄凉之感。

老罗把图片发到微信群里以后，他无奈地问：“我们小时候生活的村庄，它的魂魄到底丢在哪儿了？”

春节里的都市，在平时的喧嚣中突然安静下来。深圳的一个文友在博客里这样写道：这个都市在春节的天空突然变得清澈了，白日里的蓝天白云、夜晚的月亮星星，都像是刚洗过澡的样子，那么明媚妖娆地出现在头顶上，真如久违的童年伙伴再度意外相逢。都市里的人去哪儿了？原来，好多人都回老家过年去了。灵魂里的老家，大多在县城、在乡村，所以都市梦幻般冷清下来，工厂停工了，车流变缓了，久违的蓝天白云出现了。

从都市回到村庄的人，他们看到的却大多是一幅这样的景象：河流断流，房屋倒塌，田园荒芜，当年出门必经的那些小路被杂草荆棘覆盖，老翁嘴里剩下几颗牙，哆嗦着说出含糊不清的话语……所以有许多人在春节返乡时感叹：城市无根，乡村无家。

同样是回到老家村子里消解乡愁的老韩这样问我：我们的乡村，到底还需要守护吗？老韩说，我回到故土乡

## 有些陋俗可以改

□戴永夏

然而有些人却坚决反对，认为不放鞭炮就没了“年味”，还会“牺牲传统文化”。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，也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一习俗的本源。据南朝人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，《春秋》谓之端月，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，以辟山魃恶鬼。”这说明在古代，我们的老祖宗是用烧烤竹节、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，来驱赶怪兽恶鬼的，其本意并非欢乐、喜庆，而是一种深怀恐惧的无奈反抗之举。如果说这一“传统民俗”不能改变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依旧应该用烧烤竹节的方法，来驱赶“山魃恶鬼”吗？

也有些误传的陋俗，虽

无大害，却能造成精神或文化污染。如在有些地方，流传着“正月不剃头，剃头死舅舅”的风俗，许多人都忌讳在农历正月里理发，即使头发长得再长也要等到过了正月再理。其实这种风俗也完全背离了其本意。在清代以前，人们都认为头发是父母所赐，应当保全终生。清朝统治者入关后，下令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要求所有男子剃掉头发，只在脑后扎一条辮子。然而一些恪守民族传统的人却坚决抵制剃发，并私下串联，每到正月里大家都不剃头，还将这个行动定名为“思旧”，即思念前朝之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口耳相传，“思旧”逐渐被误传成了“死舅”。于是便产生了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“正月不剃头”的陋习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还有倒贴“福”字的习俗，在各地流传也很广。春节一到，几乎家家都要贴春联，庆贺新年。有些人偏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“福”字倒过来贴，很不雅观。据说这叫“福到啦”，这一倒，“福”就会真的到来。然而，其本源又是如何呢？据说清代有一年除夕，恭亲王府的大管家为了讨好主子，挖空心思打主意。因为恭亲王的妻子称“福晋”，大管家就亲手写了许多大“福”字，让家丁在府中各处张贴，以期王爷和福晋看了高兴。不料那个家丁目不识丁，把大门上的“福”字贴倒了。恭亲王看后十分恼火，想鞭笞那个家丁。大管家怕连累自己，急中生智，慌忙跪下谎称道：“王爷息怒，奴才常听人说，您和福晋寿高福大造化大，如今大福真的到(倒)了，这是喜庆之兆啊！”一向爱听

奉承话的王爷和福晋听了，觉得有理，于是不但没有责罚家丁，还重赏了他和管家。从此，这一倒贴“福”字的错误便被当作吉庆的习俗在民间流传开来。其实，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懂得，这“倒”和“到”的意思完全相反。“倒”有倾覆、垮台、失败之意。就字面而言，把家中的“福”都给倒了，还有什么福祉可言？显而易见，这种文字上的穿凿附会、以讹传讹，不但授人以愚，徒留笑柄，还源源不绝地制造文化垃圾。

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能见到一些因误传而产生的陋俗，以其莫须有的“道理”，产生着社会公害。如许多地方都有在马路上倾倒药渣的习俗，这既有碍观瞻，又污染环境。据说这叫“过病”，药渣被行人踩了，病人的病就会“过”到行人身上，自己就能痊愈。且不说这一做法是何等自私、损人利己，其本源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经考证，往路上“倒药渣”之俗始于唐代。有一次，名医孙思邈在行医的路上，发现有一堆病家倒在路上的药渣，他一眼便看出配药成分不当，要出人命。于是他立即查访到服用此药的病人，告诉他吃错了药，并给他重新抓药，救了那人一命。从此，一些人便将药渣倒在路上，为的是万一吃错了药，可让良医识而救之。显然，这与“过病”之说毫不相干。

民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好的民俗不但能丰富人们的生活，更能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，应当继承和发扬。然而，一些误传的陋俗不但对人无益，还能造成公害，我们应自觉地加以扬弃或改造。



## 找寻记忆中的村庄

□李晓

村，总还得燃一炷香啊。我明白，老韩是要燃一炷精神之香，让自己对故土家园的思念袅袅飘荡……

想当年，老韩是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，全村轰动，家里杀了一头猪，宴请全村长辈亲友。我记得，老韩的父亲把给儿子准备好的一把锄头大喊着扔下山崖：“祖宗啊，我儿子给你们争光了！”从小到大，父亲就教育儿子要发奋读书，跳出农门。在老韩上初中时，父亲就去铁匠铺为儿子打了一把锄头，对儿子宣布说，你考不上大学，就回来种地吧。房屋前这把生了锈的锄头，卧薪尝胆般激励着老韩考上了大学。

老韩大学毕业以后，在异乡城市奋斗，算是成了一个小小有成就的人物。但老韩关于改造故土乡村的梦想，成了天上飞的风筝，最终没落地。

乡愁，是城市里蔓延的一种“富贵病”，我也患有这种病，不过我发现我这种病有点矫情了。比如，我回老家，黑灯瞎火的乡村，几头老母牛幽怨的眼睛，几只流浪狗乱窜，让我几乎都住不下去了，城里的生活，才是我的真牵挂。等我回到城里，又开始眺望乡村了。在城里，我在名利的圈子里打着滚，但灵魂还需要故土安放。我想在城里求得风光的生活，还盼望乡村依然原地等着我。可等我回去，发现乡村已如我们平时被忽视的亲人，在孤独的岁月里憔悴苍老下去，甚至让我们有了嫌弃的心。

今年春节我回到乡村，决定在村里住上一晚。半夜里，有风吹院门外的槐树叶哗啦啦响，一声狗吠从荒凉的夜色中传来，我睡意全无。早晨起床，远房亲戚谭老头已把柴火灶烧得通红大亮，干柴噼噼啪啪燃烧着发出声音，像是独自喜悦地笑出声等客人造访。火光中，我看见83岁谭老头的影子在老墙上如皮影晃动着，这是一个村庄最后的影子，或许也是最后的守护人了。

离开村庄的那天上午，我向薄雾中的村庄深深鞠了一躬：拜托了，村庄的守护人，好好守护吧！至于像我这样的城里人，起起落落的心，也可以给乡村大地下深埋的血管补充一点流动的血液，好让它的魂魄不会随风飘散。

【个人记忆】

## 元宵灯盏寄希冀

□魏益君

乡下农村的元宵节，虽然比不得城市里那么耀眼热闹，却也充满柔情与祥和，满载着希望与期盼。

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正月十五这天，天还没有黑下来，父母就要准备晚上的灯盏了。灯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胡萝卜切段，用一枚五分钱硬币挖出盛油的凹槽，然后用一根柴草裹上棉花插进凹槽做灯捻。

晚饭吃过水饺后，天将黑的时候，母亲开始把凝固的花生油在炉灶上烤化，小心翼翼地往每一盏灯里添油。尽管母亲平时炒菜舍不得放油，这时却一点也不吝惜，一边添油，一边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油满满的，日子也满满的，今年的收成也满满的！”

天黑下来了，父母开始忙着上灯。一盏一盏的灯点燃了，我们小孩子就跑前跑后地往门口、窗台、石磨上放灯，母亲还要挑两盏大的，让我送到村中的水井和碾盘上。灯火跳跃着，把农家小院映照得柔情似水。有时，一朵灯花会“啪啪”地炸开，母亲就会欢天喜地地说：“灯花开了，今年的日子也会开花了！”

在家里上完了灯，父亲开始去上坟灯。村里的坟地在村东的那条河沿边，坟地里茂茂盛盛长着许多松树，大白天我都不敢进去。父亲问我，愿意跟爹爹去上坟灯吗？我一想到那片坟地就害怕，摇摇头说不去。父亲说：“真不像个男子汉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来了勇气，我说：“我去！”

出了村，远远地看到那片坟地里有灯火闪耀，不时还有炸开的鞭炮声。父亲说：“你看，已经有人家先上来上灯了。”

走进坟地，许多坟头上灯火荧荧，我竟然没有了想象中的害怕。父亲带我在先祖的坟莹前停住，拿出灯盏开始点燃，并吩咐我往哪座坟头上送。

坟头的灯亮起来了，父亲开始烧纸钱，一边烧着，一边口中念叨着：“先祖们保佑，让我们年年丰收，五谷丰登！”说着，拉我跪下，一块给先祖虔诚地磕头。父亲将一挂长长的鞭炮挂在树上点燃，炸开的鞭花照亮了夜空，也照亮了父亲那张虔诚的脸庞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正月十五，我都随父亲去上坟灯。

有一年元宵节下雪，父亲依然要去上坟灯，母亲说：“下雪了，路不好走，明天雪停了再去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正月十五雪打灯，这是丰年的兆头啊！”说着，他走出了家门。

父亲上完坟灯回来，衣服上沾满泥土，手也划破了。我知道，父亲肯定在爬河沿时摔倒了。但父亲却很高兴，像种下了一个希望，抱回了一个元宝。

多年来，每年正月十五，我都去乡下老家上灯。每回看到那荧荧灯火，我就想，人们之所以那么看重“上灯”，是因为那一盏小小的灯花里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，把一个农家的虔诚愿望全都托付给那小小的灯盏了。